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参考资料

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

东北师大政治系

1982年12月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参考资料

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
主义民主

东北师大政治系

1982年12月

目 录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和党的政治路线
.....冯文彬 (1)
- 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的语源丁世俊 (21)
- 无产阶级专政概念问题 (22)
-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吗? (26)
- 当前国内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一部分问题的
讨论情况 (31)
- 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杨一凡 (42)
- 社会主义建设的可靠保障邵华泽 (50)
- 正确认识我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齐文 (61)

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 关于“民主”概念的涵义严家其 (71)
- 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
.....张显扬 王贵秀 (93)
-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吴家麟 (103)
-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理论问题讨论简介
..... (112)
- 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
相互关系张友渔 (119)

无产阶级专政的 基本任务和党的政治路线

冯 文 彬

今天，我准备谈四个问题，和同志们共同研究、探讨。
一、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论述；二、我们的经验教训；三、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批判；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

一、马、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 任务的论述

长期以来，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把它搞得混乱不堪。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科学论断。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对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作一些最必要的引证。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到，只着重讲一讲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同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同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密切相关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我们共产党第一个党纲《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指明了无产阶级达到解放的正确途径。《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72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任务的最早的经典性表述。在这段论述里，首先把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看成是一回事，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第二，指出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权，剥夺剥夺者。在我们中国，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三，就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一八五二年三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概括了他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三点新贡献：“（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32页）马克思在这里指明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阶级的存在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暂时现象。人类划分为不同阶级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发展的不足，阶级的消灭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社会。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消灭阶级创造物质前提。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到了列宁的时代，变成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在一九一八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09页）列宁不仅主张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党的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反复强调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去，提出在“夺取了俄国”以后，应当“管理俄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96页）但是，由于十四个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爆发，严重地阻碍了列宁这个思想的实现，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被迫推迟了这个重心的转移。

一九二〇年底，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被粉碎以后，列宁立即提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重申“把全部注意力转到这种经济建设上去”、“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80页、381页、370页）就在这一年，列宁又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并且把它称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党纲”。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思想，作了全面的、综合的概括。他在《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深刻地概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三个方面。

面：第一，“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的职能；第二，“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领导的职能；第三，“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职能。（引文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30—33页）斯大林强调指出，只有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得出一个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三者缺一不可，而在不同时期，三个方面的地位又有不同。

斯大林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阶段的论述。苏联实现集体化、消灭城乡剥削阶级之后，一九三九年，斯大林在联共党的十八大总结报告中指出，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防。在这个时期，组织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新职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斯大林明确宣布：“现在，我们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56页）

当然，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失误。他宣布苏联国内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之后，又认为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越来越尖锐，而且统统看成是敌我矛盾，看成与国外帝国主义的破坏有联系，从而导致肃反扩大化。尽管有这些错误，但是研究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

论述，对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本来面目，对我们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很必要的。

综上所述，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革命和建设。二者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就是“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随着形势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和主要职能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经济、发展文化，“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我们党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来确定自己的政治路线的。

二、我们的经验教训

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三十年来，我们党继承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多经验，也有不少教训。

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指出，在全国政权建立后，党的中心工作应转到经济建设上。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必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

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几年间，既抓了阶级斗争，也抓了经济建设。尽管有局部的战争，但始终没有放松抓经济建设。结果，成绩巨大。如：

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二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建立和壮大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开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各地工人平均工资，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全国农户平均收入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八。

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六年短短的时期内，顺利地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完成极其复杂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中，由于我们对农业和手工业实行了逐步改造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因而，我们不仅避免了生产的下降，而且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工业总产值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二十一，手工业总产值完成原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一。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地提高。这期间，物价平稳，市场繁荣，失业问题基本解决，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五，全

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百分之三十。

在这段时间，人们精神振奋，秩序井然，面貌一新。积极上进，助人为乐，遵纪守法，拾金不昧等等，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苏联也没有做到，我们做到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出了很好的总结，并且正确地规定了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大会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八大”会上，关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问题，在政治报告中总结成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组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镇压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反抗、防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这些论断是十分正确的，同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划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

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同志这些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学说。

在实践上，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也想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但没有转好，没有转过来。这主要是因为，对三大改造后出现的一些事件没有处理好，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切实际地估量阶级斗争，逐渐脱离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个最大的实际。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在理论上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失误越来越大。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几年，还是抓了经济建设的，生产恢复发展较快。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反修防修。但是，对党内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利用这个错误，抛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荒谬理论，推行极“左”路线，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疯狂进攻，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

现在，“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的有些人，妄图把他们的罪行都推给毛主席。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模糊认

识。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区别好人犯错误和反革命搞阴谋。同时，也不能把所有错误都推给毛主席一个人，更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不正确。

从以上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一定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发生的。要纠正实际工作的错误，必须在思想理论上相应地进行清理，拨乱反正。今天，我们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必须实现思想理论上的转变，这是根本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作相应的解决，以利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和巩固，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思想上理论上的问题好何解决？我认为当前有两项任务，一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一是彻底批判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继续革命”的理论。

三、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批判

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一伙在理论上危害最大，流毒与影响最深的，就是利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的一些失误，炮制了一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谬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一反动理论，是在一九六七年开展所谓“全面夺权”的情况下炮制出来的。所谓上海“一月风暴”，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反革命“夺权”。

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同“夺权”联系起来，鼓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接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就围绕着“夺权”的问题不断发表社论和评论。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国解放后，革命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

第二，这次“夺权”，是由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这样的夺权斗争，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是“实行专政”。

第三，只有夺了“走资派”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打倒、斗臭、斗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抛出《伟大的历史文献》一文，把这个夺权斗争作了理论上的概括，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接着说斯大林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的可能。”文章还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第一次把它说成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以谓“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红旗》杂志同年第十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

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明确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学说”或“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的提法。十月九日，《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正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十一月六日，又发表了由陈伯达和姚文元组织起草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拼凑了“继续革命”的六条“要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明目张胆地把他们的话使用粗体字，冒充毛泽东同志的语录。从“九大”开始，“继续革命”就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写进“九大”党章和四届人大宪法，使之具有党规党法的性质。无论从“继续革命”出笼的历史背景来看，从其歪曲篡改的过程来看，从其全部内容来看，都是围绕着“夺权”这个中心，把向“走资派”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这三个反动口号“理论化”了。

第一，“继续革命”论是以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分析为基础的。它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根本否定了“八大”关于我国已经基本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结论。

第二，“继续革命”论的中心问题和基本内容就是“继续夺权”。所谓“继续革命”论的“六条要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要继续夺权，向无产阶级夺权。这完全混淆了在不同历史条

件下阶级斗争的本质和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前和取得政权以后，这两个不同阶段的阶级斗争，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对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是“推翻”，是“打碎”；对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是“完善”是“巩固”。林彪、“四人帮”混淆这两种态度，目的是破坏无产阶级国家机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继续革命”论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革命”论就是不断地进行政治革命，而根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被诬蔑为实现资本主义化，尽快地发展生产力被诬蔑为唯生产力论，为修正主义。按照这种“理论”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的大破坏，大浩劫。

第四，“继续革命”论是反共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林彪、康生就把这个反共目的说得一清二楚了。林彪说，这次“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命”。康生说，文化大革命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所以他们在炮制“继续革命”论时，首先就是接过四清运动的错误口号：“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各级党委，最后就是“重新建党”。所以“继续革命”自始至终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他们“革命”的对象。

林彪、“四人帮”为了“革”共产党的命，在“继续革命”的名义下，给我们党罗织了“三党”、“六论”的罪名。什么“全民党”、“生产党”、“福利党”；什么“阶

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他们要把共产党“革掉”，再重建一个与共产党截然不同的党——法西斯党。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继续革命”的谬论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背道而驰的。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就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对推动正在开展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限于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十一大对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还不可能看得很清楚，或者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不可能把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解决得很完善。”以至在“十一大”通过的报告和党章中，仍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些提法。

三年多的实际生活告诉我们，保留这种提法会起到不好的作用。所以，修改党章草案去掉了这种提法。

任何一种提法或用语，其含义是在它实际使用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确定下来的。列宁明确指出：“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的科学意义来讲，或者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3页）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胜利的无产阶级就是要利用它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夺权，意思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去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这不仅是理论上的荒谬，逻辑上也是混乱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理论是很危险的。它会被向革命阶级夺权的反动势力所利用。

任何一种社会革命，都有它一定的革命对象，有一定的动力，有一定的任务，无此三者就不成其为一种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成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就因为他们有不同的革命对象、动力和任务。如果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就要找出与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革命对象、动力和任务。可是，从那里去找这些呢？除了象林彪、“四人帮”所确定的它的对象是“走资派”，或“党内资产阶级”，动力是所谓“造反派”，任务是“全面专政”以外，还能找到什么与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对象、动力和任务呢？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的实际生活都告诉我们，使用和保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应当取消。

首先，它妨碍继续拨乱反正，妨碍我们正确理解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其次，它妨碍我们对三十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因为他是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础，以这样的眼光来总结历史，只都把“继续夺权”、“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全面专政”这些极左的口号当作正确的东西，而把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的东西当作右的东西，当修正主义，这样就不能对历史经验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总结。

第三，妨碍我们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方面来，即妨碍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因为它是与四化相对的，根本排斥实现四化的。必须着重指出，“继续革命”至今还是少数人顽固抵抗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一个武器。